

Wenbi 散文

Wenbi 诗歌

停电光阴(外一首)

何七

此日星辰，欠我一夜黑的完整
我是一本书的忧伤停摆
熄灭了一个字的前世今生
太多的孤独遗孽
被一个盾关闭了所有出口
如今我已不能退出自己
像菊花退出它的冬日凋零
我也不能退出你的泪滴
当它像闪电将我映入一片晶莹

拆开飞

这不是在白日的纽扣全解开时
也不盛入黑夜的血液倒流
一个人的孤独就是一座高楼
除非被另一人的孤独拆除
风从一个逼仄的空间吹来
一整个世界的惶惶欲坠
而你要将自己一一拆开
让那些沉重的坠入沉重里面
让那些能飞的尽量飞

Wenbi 散文

菜哥

欧田艳

菜哥 不姓菜，姓林，乐清北白象镇人。如今是我们这里楼下菜市场里一个卖菜的哥们。社会上把开的士的叫哥，军人的老婆叫军嫂，林哥的年纪又比我们大，所以大家开玩笑叫他菜哥。

认识菜哥已经有两三年了，他前几年到我们这里当了一名上门郎，婚后就和妻子一直在菜市场里卖菜为生。他卖菜很有特点，从来不吆喝。开始到市场卖菜的那阵子，还是缩手缩脚的，把菜担子放在街边，自己则站在大街的那一头，看到有人凑上去瞧他的菜了，他才匆匆忙忙地跑过去。

卖菜是小本生意，一天下来赚不了几个钱。我曾经问过菜哥，一天有多少收入？菜哥笑着说：几块钱的生意，你说能赚多少钱？仅能养家糊口而已！

我劝过他，既然发不了财，那不如做别的。别人做木材生意，一年就能赚几万块钱呢。

菜哥总是摇着头，他说，他不是做大生意的料，也就没有那个奢望。过好生活的每一天，卖好自己的菜，赡养父母，相妻教子，平安快乐就行了。

做生意的人都想发财，菜哥也是，他就想办法如何去多赚钱，只有荷包里有钱了，自己才能打发一家五口每日的开支。

相邻的摊主教他一些卖菜的绝招，说只要在那些青菜白菜上时时浇浇水，菜的重量就自然增加了许多，还美名曰保持菜的鲜嫩。如果卖菜给年轻人，不要称得满秤，这些年轻人呀，一般是不会去看秤的，容易蒙。还有，如果想做得绝一些，干脆就在秤盘底下放一块小小的磁铁

朋友教了他很多卖菜绝招，但菜哥一招也没用，他说，做人要讲诚信，这是最起码的原则。如果连做人的原则都没有了，活着在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菜哥的收入少了点，但他过得很坦然。他常常对我说，违法的事不干，违心的事不做，他要做一个让顾客满意的优秀菜民。

菜哥现在是老摊主了，所以认识的人很多，跟他买菜的人，都觉得他为人忠厚老实，不贪小便宜，买他的菜放心。如今，只要菜哥的菜担子往市场上一摆，马上就挤满了买主。几袋烟工夫不到，就箩筐见底了。

身边的菜妈、菜嫂见了就眼红，常常把她们的菜偷偷放到菜哥的筐里，也想沾沾菜哥的福气。菜哥也不生气，一脸笑呵呵的，该帮的还是要帮，只是告诉她们，不要缺斤少两、以次充好。

几年了，菜哥没什么变化，依然是菜市场里普普通通的一位菜哥。惟有变化的是他把原来卖菜的竹筐换成了摊位，卖的菜更多品种更齐全。虽然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但他不怕，他想了很多新点子，现在做起了送菜上门服务，都是一些老顾客了，他们都乐意接受，生意十分顺手。他还说，很喜欢这里，他想把生意再做大一些，租几个门面，等攒够了钱，就把老家那几间旧房卖了，在这里买个新房，安家乐业。

呵呵，一个卖菜的哥们都有这样的宏愿，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但愿勤劳、忠厚、善良的菜哥梦想成真吧。

林晓哲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父亲就不再是单纯的农民。他最初和朋友一起办麻袋厂。做不长，改行办电器厂。这个厂，全称是乐清市电器三厂。作为集体发起人之一，父亲从来不知道一厂、二厂在哪里，连它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这个厂从十来个人，迅速地发展到五个车间，四十余人。但几年后又散了，许多人陆续地从厂里出来单干。到一九八零年，电器三厂作为一家集体企业就不复存在了。但父亲留了下来。他所在的车间只剩下四个人。父亲带着剩下的三个朋友，一直做到二零零二年。

起初，从电器厂领着固定的工资，家境慢慢地富裕起来。就不用再借钱，而是常常借钱给别人。父亲的做法是，五百，一千，几千，都借。借的长，就算利息，一分息。父亲深谙细水长流的道理。但父亲对电器厂相对清闲的生活并不适应。他用空余的时间向一个朋友学会了做粉干，又把做粉干的技能传授给大家庭的成员们，祖父，祖母，母亲，大姑，二叔，等等。做粉干有复杂的工序，大家就轮流着上夜班。父亲通常是傍晚从电器三厂下班后开始磨米粉，再揉成粉粒置入大镗烧，再转到碓臼反复揉搓，再用机器拉出粉筋，最后重新置入大镗烧熟，直至早晨八点前制成粉干。好几年的许多个夜晚，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之后匆匆洗漱，去厂里上班。母亲也做起副业。那时翁祥和矿灯和柳市的五金、白石的卵石（石子）齐名，母亲就在家装矿灯。装一百盏盈利二三百元。

父亲常常说，家私要平时节一点点做，钞票要用在关节头上。这么做着，做着，到了一九八二年，就到了用钞票的关节头。父亲和母亲合计，砌新屋。

那时村里已经有两座三层楼。父亲原本也想砌三层楼。但砌三层楼，样式就只能简单。又和母亲合计，改砌一座样式好看的二层楼。第二年，父亲果然砌了一座全村最漂亮的二层楼。父亲罗列着理由，带着证据确凿的自信：你看，五十公分高的地丘，那时通常只有三十公分或不做地丘；黑白的石英墙，以及磨出光滑表面的石英护栏，那时村里没有一座房子有；窗户的四周，用一皮砖来锁边，也洒上石英，既美观又实用，窗台放上一只水桶也很稳当；西间靠近马路，装的四排门那时也没有开始流行，可以做店面；道坦的西南面的一层裙屋，屋内可以养鸡，屋上的平台和主楼相连，可以种养花草。母亲和大姐都是喜欢种种花草的，她们种了昙花、东南西北、鸡冠花、秋海棠、绣球花、

君子兰等等。这座房子，我们一家住了二十七年。砌屋时，我开始记事。到拆时，我请摄影朋友把房子的角角落落拍了个遍。大姐、二姐、哥哥也一起回家，来看最后一眼。砌屋前两三年，父亲和几个叔叔从祖父的大家里分离出一个小家。到拆后，新宅落成，我作为老幺，从父亲的大家里分离出一个小家。这样，这座二层楼房子几乎完整地承载了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岁月。他也是那么敬业地承担着这样一个一家之主的职责。

崭新的二层楼房子让父亲心满意足。父亲已经不知不觉步入中年，也渐渐地趋于守成。他开始喜欢向我们念叨家族古老的往事，关于它的荣耀与败落。他也渐渐地感受到孤独，因为他的周边几乎没有朋友把精力放在子女读书上。八十年代于知识分子而言是自由的时代，但对于大多数乐清人而言，那只是一个挣钱的时代。一个挣钱的时代出自小叔之口，以此作为他乐中毕业后就去经商的理由。对于小叔的经商，父亲是惋惜的。接着，敢闯敢当的三叔被抬会击垮，他迅速积累的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债主们占领了他的房子。父亲买下了三叔的房子。林家的房子要守住。向来不多管闲事的祖父这样告诫他。之后，父亲做事愈发地小心谨慎。父亲说，那段时间，柳市首批有七家企业办了生产许可证。几个从电器三厂出来的朋友，也和父亲商议，重新聚首办许可证，但提到投资的数目，父亲退缩了。一个在黄华办开关厂的朋友来向父亲取经，也想和父亲合作，父亲依然婉拒。父亲其实也和朋友一起在上海办过厂，他投了几千块，带上了几个亲戚，但唯独自己没有去，还是守在电器三厂的老车间里。

上海的厂经营一年后停产。父亲的解释是形势紧张。也是和形势有关，父亲在电器三厂的业务日趋惨淡。九十年代初，应该有许多小生产作坊经历过同样的命运。我至今记得，当年在柳市街头，上海开关厂的标牌是称斤论两卖的。父亲不得不暂别干了二十年的电器生涯。他来到义乌。在第二次砌屋时，来自瑞安的泥水匠永盛叔常常找父亲攀

谈，后来父亲帮他改行做了生意，后来他又去义乌办了针织厂。永盛叔请父亲一起经营针织厂。但父亲在义乌的日子并不如意。他不会普通话，蹩脚的普通话只是乐清方言的离奇变异。原本不会抽烟，此后学会抽烟。也不会烧菜，却不得不常常自己烧菜做饭，尽管永盛叔的家人都在义乌。父亲深知永盛叔出于家庭原因的难处，一年后，他还是告别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回到熟悉的电器行业中。

父亲的电器生意仍是不温不火地做着。仍是骑着凤凰牌自行车，每日往返于翁垟与柳市之间。从门前，经过高阳、泥洋、汤岙、万里桥、东岙、长山、麻园，就到了柳市。父亲常常出入于电器城、正泰、德力西、金山门、泰成等厂家，购买变压器、互感器、断路器、刀开关、电流表等，再沿路返回。那些年，父亲一直骑着那辆自行车，但脚下的路在变，从窄小的水泥路到宽敞的公路，再到公路也沦为窄小，摩托车渐渐多起来，接着摩托车少了公交车和小车多起来，沿路的新房子也多起来，四层楼的，五层楼的，六层楼的，甚至比六层楼更高的，紧挨着，簇拥着。父亲曾经的新房子也淹没在紧挨和簇拥的新房子中。它的黑白的石英墙更显得陈旧的味道，以及橙红色窗户上脱落的油漆，长出墨绿色浮苔的阳台护栏。二层楼房子不可避免地老去了。在老去的过程中，大姐中专毕业到人民医院上班，二姐乐师毕业到翁垟一小教书；哥哥和我也到乐中直至大学，哥哥读会计，我读法律。父亲说，现在不和人比钱多，现在我家里有四个师，医师，教师，会计师，律师，这四个师，在美国是最吃开的。那几年，父亲也确实只是安稳地做着电器生意，收入也不多了，我和哥哥读书的费用，大姐和二姐都分担了一部分。一九九六年，重振旗鼓的三叔在乐清买房，劝父亲也买一套，那时我和哥哥都在乐中读书。父亲思考再三，反倒是回家把二层楼装修一新。再后来，三叔回老家盖别墅，他又说：

你看，老了还是要住回来。



Wenbi 图文

后开元巷

郑亚洪 文/摄

北大街105号 五角星 白房子的左墙壁上贴有一张讣告，写满了长长的晚辈名字，讣告被风吹折了一个角，把逝者名字盖住了，从北大街的西首照射进来阳光打在讣告上面，从对面房子投射过来的阴影也画了上面。一对白色挽联贴在门口，冷冰冰的毛笔字，房子里面厨房间有人在洗漱，除此外再也没有与讣告上的死者有任何瓜葛了 这是后开元巷在上半巷的情形。进去几步有一座矮小的石头房子，刚好挡住了去往巷子深处，以为里面没路了。早些时候我在这里拍过照片，一辆自行车斜靠在石头墙上，也是一幅画面。从石头房向右拐，进入后开元巷内部，一排老银行宿舍，一个老式台门上垂下紫藤萝，巷子顶部位置被房子拦住了，成了单头巷，巷子里面最著名的码头墙是开元巷洪宅后门。与码头墙遥相呼应的是另一座古宅，后开元巷5号大宅，我站在院子里，一对雕琢精美的石础安放在梁柱旁，画面上三位古人在表演着一出戏曲，时间在后开元巷5号被拉至数百年前。从时尚的南大街南段向北去，时间慢慢退回，先是八十年代邮局为代表的老县城，再往北到市头，时间向后退去几十年，跨入北大街南段又往后缩了缩，但还不至于太快，因为这里店面热闹，东大街的老菜场把世俗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过去一个剃头店让时间慢了再慢，过了担水巷，到开元巷，古老就显现出来，你若往深处的巷子里走，如像我一样遇上三位穿戏装、留着长美髯的男人也不必惊讶，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先祖。

Wenbi 散文

煤油灯

陈世茂

八十年代初，农村还没通电，蜡烛也不常用，通常的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煤油灯形式多样，家用的煤油灯大都自己做，小巧玲珑，简单实用。我家中几盏煤油灯就是母亲自己亲手做的，偶有几个关键的焊接点，需专门师傅焊接，其余都是由母亲自己设计完成。它的材料来自家中的废旧玻璃瓶，瓶子无需太大，在瓶盖上挖一个小圆洞，再找来铜片或较软的铁片，剪好长与宽，卷成一支长约二三厘米的灯管，直径比瓶盖上的圆洞略小，把灯管塞进瓶盖上的小圆洞，要十分牢固才行。接下来用多余的铜片或铁片剪几条狭长的片条，上下两片套住玻璃瓶外围。母亲还用较硬一点的铁片卷一个耳朵形状的把柄，与原来的两个铁片一同套住。当然把柄与俩铁片相连的接口，就需要等专门的补锅师傅来焊接了。

小时候乡下有许多修缸补锅师傅，隔三差五会挑一担用竹篾编成的箩筐，箩筐里装满各种各样的专业修补工具。从村口开始，边挑边喊：修缸 补锅 哦 那声音响得很，悠长的尾音从村口传到村尾。妇女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不约而同凑到一块屋前空地，拿出自己需要修补的家具、日用品，也包括我母亲那盏尚未完工的煤油灯。

修缸师傅放下担子，这时旁边围了一圈的人，包括我们看热闹的小孩。修缸师傅看上去很专业，摆放好工具，瞧瞧那盏还未完工的煤油灯，就好像胸有成竹。师傅熟练地拣几样修补工具，这其中有一样是必须的，那就是风扇和小锅铲。师傅一边生火，一边拉风扇。小锅铲只有小碗口大小，里面放上锡或铅的金属块，架在火炉上烧，直到小锅铲里面的金属块熔化成一块通红的圆形金属水块。这时师傅拿起一件修补工具，蘸一些金属水块，熟练地把该焊接的地方黏上。如果是一口铁锅破洞了，他还得用一铁块垫上再修补。小孩子都看的津津有味，因为知道那锡水很烫，想师傅的手会不会被烫着呢。只见那师傅把通红的金属水倒在铁锅破洞处，用工具按一下，直到金属水块冷却凝固，然后吹几下，基本上就把那铁锅破洞补上。有时他还在修补的地方蘸一点特殊的药水，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最后师傅还用一根圆形小铁棍把焊接或修补的地方来回的磨，使接口处光滑平坦。这时候我们都看见师傅脸上背上的汗珠从黝黑的皮肤上渗透出来，顺着那暴起的经脉滑动着，与额头上的汗珠一起滴落下来。师傅不经意间用袖口擦擦汗水，继续干活。

当然煤油灯还得给它串上灯芯。灯芯材料简单，就是用家中一些粗毛线或麻线，用手捻成一条比灯身长的粗线，穿过那根铁片灯管，在灯管上留约一厘米长的线头就行了。瓶内的灯线要多留一些，因为煤油灯用久了，上面线头烧短了，需要再拉上灯线。穿好灯线，倒入煤油，一盏煤油灯就可点燃了。

点亮的煤油灯足可以照亮一个小房间，虽然同现在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灯具相比显得昏暗，然而那时的煤油灯硕大的灯花永远在我心中闪烁着，伴着年幼的学习经历，映照出一件童年趣事，这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要数提着灯去 钓黄鳝。

收田鳝是在夜间，一夜大概要巡视二三次。那时家里手电筒很少用，收田鳝的孩子用的多是煤油灯。当然直接拿煤油灯在田间照明是不行的，更不用说遇到大风或下雨天，为此我们专门为放置煤油灯做了一个三角形的木板外壳。三块长方形的木板用钉子钉牢固，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木板架，再用一块三角形的木板封住一端空口，留另一个三角形的口子做照明灯口，这就做成一个木板三角灯箱。晚上出去放上煤油灯就可以，有时为防风防雨，还在照明口处封一张透明塑料纸。我们管这种灯叫 田狗灯。晚上提着 田狗灯 去收田鳝，那就有说不完的乐趣，有收获的欣喜，有同伴在田间相互呼叫的热闹。有时我们还去田间摘蚕豆，找一块田间的土墩，几个小伙伴拿出自带的铅碗，舀来水，放上蚕豆，用石头垒砌起小灶，拿出煤油灯开始煮蚕豆。记忆中那不加任何调料的水煮蚕豆特别香甜，在夜深之时，旷野之间这样的气氛有着别样的温馨。

一盏普普通通的煤油灯，映照着童年记忆中的一个身影。微弱的灯光下，有我母亲为我缝补衣服的身影，有我少时朗朗的读书声，也有田间小伙伴们煮蚕豆的乐趣，而今这一切都在都市华丽的灯光中淹没。